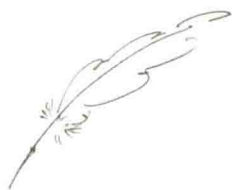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典学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古罗马]普鲁塔克 ● 著

论月面

Concerning the face
which appears in the orb of the moon

孔许友 ● 译



华夏出版社

释 HERMES

古典学从编

刘小枫 ● 主编



论月面

Concerning the face
which appears in the orb of the moon

[古罗马]普鲁塔克 | 著

孔许友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月面/(古罗马)普鲁塔克等著;孔许友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6.7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8799-3

I. ①论… II. ①普… ②孔… III.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
IV. ①B50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9307号

论 月 面

作 者 [古罗马]普鲁塔克

译 者 孔许友

责任编辑 陈希米 倪友葵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7月北京第1版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50千字

定 价 33.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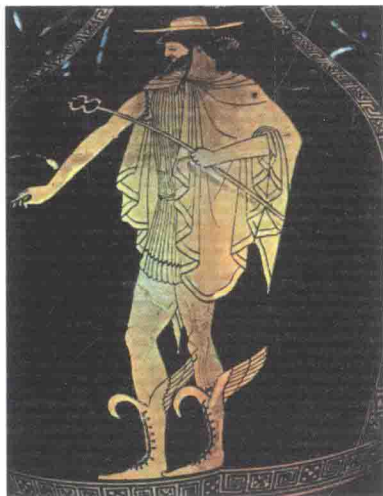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亡灵的引导者，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
“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

“古典学丛编”出版说明

近百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引进了西方现代文教的几乎所有各类学科——之所以说“几乎”,因为我们迄今尚未引进西方现代文教中的古典学。原因似乎不难理解:我们需要引进的是自己没有的东西——我国文教传统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并无“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之分,其历史延续性和完整性,西方文教传统实难比拟。然而,清末废除科举制施行新学之后,我国文教传统被迫面临“古典学问”与“现代学问”的切割,从而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争”。既然西方的现代性已然成了我们自己的现代性,如何对待已然变成“古典”的传统文教经典同样成了我们的问题。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实有必要深入认识在西方现代文教制度中已有近三百年历史的古典学这一与哲学、文学、史学并立的一级学科。

认识西方的古典学为的是应对我们自己所面临的现代文教问题:即能否化解、如何化解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西方的古典学乃现代文教制度的产物,带有难以抹去的现代学问品质。如果我们要建设自己的古典学,就不可唯西方的古典学传统是从,而是应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恢复古传文教经典在百年前尚且一以贯之地具有的现实教化作用。深入了解西方古典学的来龙去脉及其内在问题,有助于懂得前车之鉴:古典学为何自娱于“钻故纸堆”,与现代问题了不相干。认识西方古典学的成败得失,有助于我们体会到,成为一个真正的学人的必经之途,仍然是研习古传经典,中国的古典学理应是我们已然后现代化了的文教制度的基础——学习古

传经典将带给我们的是通透的生活感觉、审慎的政治观念、高贵的伦理态度,永远有当下意义。

本丛编旨在引介西方古典学的基本文献:凡学科建设、古典学史发微乃至具体的古典研究成果,一概统而编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11 年元月

中译本导言

孔许友

普鲁塔克(Plutarch, 公元45-120)是罗马帝国时期非常重要的希腊哲人,他一生坚持用希腊文写作,以传承希腊文明为己任,同时被视为柏拉图派政治哲学的传人之一。他在世时便以学识渊博、著述等身而闻名,不过,得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只有两部:一部是《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The Parallel Lives*)^①,另一部是《论语》(*Moralia*)^②。这两部书都是极其厚重的大部头作品,足以奠定普鲁塔克的历史地位。但对于汉语读者来说(其实对于一般的西方读者亦是),《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的名声要比《论语》响得多。这多少与译介工作有关。《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的中文全译本虽然是近期才在大陆出版,但此前已陆续问世的单篇译本或选译本有不下十余种之多,^③《论语》的中文译介则明显滞后得多,这是一个亟待改观的问题。^④

① 《希腊罗马名人对比列传》是较常见的中译名,按原文应为《对比列传》。台湾席代岳先生的中文全译本题为《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以“英豪”二字突出传主的“明君贤相、谋臣勇将”身份,固然无可厚非,但略去“对比”,则略有不妥。

② 过去一般译为《道德论集》或《希腊罗马古史论丛》,但无论“道德哲学”还是“历史学”,都远不足以涵盖这部著作的内容。至于“论语”译名的来历,可参看刘小枫,《凯若斯:古希腊文读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页236-237。

③ 最早的单篇中译本可能是刘家和先生译的《波卢塔克的“来库古传”》,《(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

④ 包利民、俞建青、曹瑞涛译的《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普鲁塔克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最早译介了《论语》中的十七篇(其中两篇为节译)。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系列翻译出版了默尼埃详细注疏的《论埃及神学与哲学:伊希斯与俄赛里斯》(段映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



《论语》共十五卷,《论月面》是其中的第十二卷第一篇,不过《论语》的编次最早见于1572年Stephanus的版本,并不体现普鲁塔克的意图。该书很可能只是将原先一些各自独立的篇什(共78篇)按论题大致归类后统编在一起,如第十二卷的六篇作品都与自然科学有较大关系。这些分类固然为后人的阅读提供了某种方便,但也要注意避免一些误会,比如第十二卷的六篇作品,包括《论月面》在内,并不是今人所谓的纯粹的科学文献。《论语》涉及的论题确实非常广泛,包括“政治、教育、神学、神话学、音乐学,乃至百科式的杂论”,“文体也并非都是‘论文’,有对话和如今所谓的小品”。^①不同篇章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普鲁塔克的写作方式和思想旨趣,而且许多作品之间有着或隐或显的内在关联。《论月面》(*Concerning the face which appears in the orb of the moon*, 希腊文原文题为 *Περὶ τοῦ ἐμφαινομένου προσώπου τῷ κύκλῳ τῆς σελήνης*, 拉丁文题为 *De facie quae in orbe lunae apparet*, 直译为“论月球中显现出来的面貌”)也许并不算《论语》中最显眼的作品,但却是相当独特的一篇,虽然晦涩,却颇为有趣,一位古典学者评价说:“《论月面》使我们对普鲁塔克的理解更丰实,对他的旨趣、方法以及知识的广度产生更深的认识,而且,当然,对于学习古代科学史的学生有相当的重要性。”^②

《论月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意义。首先,它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反射光学、物理学等多个自然科学学科,在科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十七世纪大天文学家开普勒就对这部作品

① 普鲁塔克,《论埃及神学与哲学:伊希斯与俄赛里斯》,段映虹译,前揭,中译本说明,页4。

② A. Wasserstein, “Review”, 见 *Isis*, vol. 64, No. 2 (Jun., 1973), 页257-258。

产生过浓厚兴趣,去世前不久还将其译为拉丁文,并作了义疏。他盛赞这篇对话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关于地球卫星的最有价值的讨论”^①。尽管如此,对它的关注更多地来自哲学界,最突出的关注点是其中的灵魂学说。《论月面》中的灵魂学说可以与《论语》中另外几篇对话(如《苏格拉底的守护神》、《论神的惩罚的延迟》等)以及柏拉图《蒂迈欧》中的相关内容相参照。另外一个重要的关注点是普鲁塔克如何以高超的写作技艺将对月亮的科学讨论与关于灵魂的讲辞统一在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之下。不过,由于《论月面》中的资料来源十分庞杂,大量研究耗费在对这些来源的考证上,试图辨析哪些是普鲁塔克本人的特殊贡献,哪些是他借用了别人的理论。尽管,在这种考据问题上,由于材料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大量争议,但正如凯尔尼斯所言:

任何没有先入之见的读者阅读《论月面》都会承认,从头至尾,柏拉图都是普鲁塔克的灵感来源,但普鲁塔克本人是整部作品的真正作者。^②

二

《论月面》中的人物关系和文本结构较为复杂,对此,西方古典学界有不少解析,读者可参看本书收录的凯尔尼斯英译本导言和库恩斯的《普鲁塔克〈论月面〉的地理学意义》一文。^③ 这里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① 开普勒,《梦》,转自库恩斯,《普鲁塔克〈论月面〉的地理学意义》,见本书。

② 凯尔尼斯,《普鲁塔克的〈论月面〉及其对近代的影响》,见本书。

③ 还可参看 Herwig Görgemanns,《普鲁塔克对话〈论月面〉研究》(*Untersuchungen zu Plutarchs Dialog, De facie in orbe lunae*, Heidelberg, 1970)。

《论月面》是一篇对话体作品。文本中参与对话的在场人物一共有八个,按出场顺序分别为苏拉(Sulla)、拉姆普里亚斯(Lamprias)、阿波罗尼德斯(Apollonide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法尔纳克斯(Pharnace)、卢修斯(Lucius)、忒翁(Theon)和墨涅劳斯(Menelaus)。在这八个人物中,拉姆普里亚斯和卢修斯可视为一组。拉姆普里亚斯是整部对话的叙述者,他的见解和立场与卢修斯相近,且互为补充,他们可以看作柏拉图派的代表(在第6节中,法尔纳克斯明确指出拉姆普里亚斯是柏拉图派)。一般认为,他们的见解与普鲁塔克本人的见解关系密切。拉姆普里亚斯和卢修斯的区别较突出地体现在性格和言语方式上,即拉姆普里亚斯似乎比较机智,喜欢调侃,爱嘲讽对手,而卢修斯则显得稳重一些。法尔纳克斯、亚里士多德以及阿波罗尼德斯可以看作另一组,他们是拉姆普里亚斯和卢修斯的对手。这三人中,法尔纳克斯尤其是反驳的对象,他代表廊下派,与拉姆普里亚斯针锋相对,对话颇有点火药味。这种对廊下派的攻击和对柏拉图派的推崇是整部《论语》的鲜明特征,无疑体现了普鲁塔克的一贯思想。^①与法尔纳克斯相比,亚里士多德只有一段很简短的发言——如凯尔尼斯所言,普鲁塔克只是选取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来表示他所代表的学派——提请注意逍遥学派关于天体的理论(第16节),随后卢修斯虽然详细地反驳了这个理论,但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态度相当友好,称他为“好朋友”、“亲爱的

① 普鲁塔克明确攻击的另一个学派是伊壁鸠鲁派,但在《论月面》中,仅附带性地提到一次伊壁鸠鲁(第4节)。伊壁鸠鲁学派的天文学说,包括月亮理论,可见于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的第416-768行。卢克莱修认为月亮(以及太阳)是不太轻也不太重的物体,故而能够在天地之间绕圈运转,其大小与我们肉眼所见一致。至于月亮本身是否发光,他没有定论,而是认为有可能借反射阳光而发光,也有可能是自身发光。他甚至认为有可能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月亮被造出来,还根据这些可能的情况分别设想若干种形成盈亏月相的原因。他也设想月食的三种可能成因:一是大地上运行到日月之间;二是受到另外某物的遮挡;三是月亮自己的光辉暂时熄灭。参见卢克莱修,《物性论》,方书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27-301页。此外,伊壁鸠鲁学派是明确反对自然目的论的。

亚里士多德”。阿波罗尼德斯则是一个几何学家,拉姆普里亚斯对他提出的观点和“异议”(第9、21、22节)做了有力的反驳。苏拉和忒翁,在“科学部分”也只有只言片语,似乎主要是起到一些文学性的承接作用。但忒翁在“过渡部分”提出了关于“月亮人”是否存在的重要话题,苏拉则是“神话部分”的直接讲述者。至于数学家墨涅劳斯则自始至终保持沉默,只是因为卢修斯曾对其说话(第17节),我们才知道他的在场。

就文本结构而言,《论月面》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1节到第23节,这部分是“科学部分”;第二部分为第24节和第25节,一般称为“过渡部分”;第三部分为第26节到第30节,这部分是“神话部分”。

“科学部分”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属于对一次先前讨论(διατριβή)的回顾,涉及的章节包括第2-5节以及第16-23节。当然,回顾的形式已经与先前的讨论本身大为不同了,其间穿插着本次对话的各种新问题和新观点。这种写法很容易让人想起《蒂迈欧》的开头部分,也是对前一天讨论的回顾,普鲁塔克也许是在有意模仿柏拉图。这样的设计仅仅是文学虚构,还是有更深的用意,在古典学界仍有争议。但如果考虑到《蒂迈欧》笔法的复杂性,那么《论月面》的这种写法似乎也不应轻易视之。先前讨论的主要成果是解释月光是太阳光从一个土质物体发过来的反射,讨论的主导者是一个被称作ἑταῖρος[伙伴、同志]的人,不少古典学者怀疑此人就是不在场的普鲁塔克(准确地说,是普鲁塔克笔下的自己)。法尔纳克斯在第6节直接介入对话,他一方面质疑月亮的土质性,另一方面提出土的自然位置是宇宙中心的说法,由此引起了卢修斯和拉姆普里亚斯对廊下派以及逍遥学派观点的反驳,直到第17节苏拉的插话,又把对话引到对先前讨论的回顾上。“科学部分”占了整部对话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涉及的话题和观点很广泛,但讨论和辩驳的核心是明确的,即论证月亮是否和地球一样是由土构成的重物。

“过渡部分”由忒翁引起,他提出了月亮是否具有可居住性的著名问题。研究者多认为这一部分起到了衔接科学部分与神话部分的重要作用,因为这一部分明确涉及目的论(以及人类中心论),从而使读者有可能从目的论框架来理解整部对话的统一性,如库恩斯在《普鲁塔克对话〈论月面〉的地理学意义》一文中就认为,“科学部分”从科学角度解释了月亮在宇宙中的目的,“神话部分”描述了月亮对于人类灵魂的目的,而目的论的这两种形式借助这个“过渡部分”得到了调和。

“神话部分”由苏拉讲述(当然,对话的叙述者仍然是拉姆普里亚斯),这个神话是他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听来的,而该陌生人又是从克洛诺斯的精灵侍从那里听来的。“神话部分”可以分为两个小节,第26节为第一小节,第27-30节为第二小节。第一小节可以看作神话的来源背景介绍,第二小节是神话的正文,这个神话再次肯定了科学部分所论证的月亮的土质性。神话的中心要点是说月亮主管人死后的灵魂,而这个说法是其灵魂和天体关系说的一个环节。这种灵魂和天体关系说,简而言之,就是先将人分为心智、灵魂和身体三个部分,然后将这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于太阳、月亮和地球,即后者是前者的来源。于是,在人的死亡和生成过程中,月亮作为灵魂的主管天体,通过其在太阳与地球之间的中介关系而承担了重要的功能。

三

由于《论月面》结构复杂,内容晦涩,尤其是大量涉及古希腊天文学思想,尽管凯尔尼斯英译本注疏充分,广受赞誉,但一般文科背景的读者初读起来可能仍然颇为费劲。为方便阅读,这里将各节内容概述并简要分析如下(按照凯尔尼斯译本的分节):

第1节:大多数学者认为,本节的开头(也就是整部对话的开

头)有佚失的内容,但佚失的内容到底有多少,是否重要,目前尚无定论。事实上,这一节并没有直接进入“科学”讨论,而是相当于一个“引子”。苏拉在该节中所说的话大意是,他想知道先前的讨论是否对关于月面的流行看法有所批评。拉姆普里亚斯回答说,正是因为关于月面的流行看法中存在的疑难使他们在先前的讨论中更换了思路,即重新启用和审视一个原本已经被废弃的见解。接下来的第2节便进入对先前讨论的具体回顾。从下文来看,这个见解应该是指,月光是土质的月亮对太阳光的反射,而对月面形象的正确解释亦建立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在本节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苏拉和拉姆普里亚斯的话都用了航海隐喻。柏拉图和其他一些古希腊哲人曾多次使用航海隐喻,普鲁塔克也不止一次使用此类隐喻,就在第26节开头,也就是对话转入“神话部分”的当口,苏拉再一次用到了此类隐喻。二是拉姆普里亚斯说到反复吟诵古人咒语的必要性。在《斐多》77e中,苏格拉底对刻比斯说,像巫师一样对怕死的人反复念咒语,可以驱除死亡恐惧,尽管这样的巫师不容易找到。而在《王制》608a中,苏格拉底告诉格老孔,要默念抵御诗歌魅力的箴言。念咒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宗教信仰、信念,进而联想到对话的“神话部分”。信仰无疑与理性有别,但并不与理性对立,而是往往可与之相搭配。联系《斐多》77e和《王制》608a来看,无论是驱除死亡恐惧,还是抵御诗歌魅力,原本都有其充分的理性根据,但是,尤其对于理性能力有限的常人来说,仅仅依靠理性的理解或教导是不够的。《斐多》114d也指出,灵魂不朽既合理,同时又是一种高尚的信仰,“应当把这种事像念咒语似的反复复复地想”。如果将这一原则施用于《论月面》,那么,普鲁塔克在此处似乎就是通过拉姆普里亚斯之口暗示,要使人们领会月亮的目的,除了依靠理性的科学论证,还需要“神话”所提供的信仰。如此说来,普鲁塔克在第1节就预示了“科学部分”与“神话部分”的内在一致性。

第2节:在本节中,拉姆普里亚斯反驳了将月面形象看作一种视觉异常的观点。拉姆普里亚斯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1. 太阳光猛烈刺眼,容易造成视觉异常,而月光十分柔和,不存在这种可能。

2. 眼睛好的人能比眼睛差的人更清楚地辨认月面轮廓的图案。如果月面形象是视觉异常导致的结果,那么,眼睛越差的人受到的光线刺激越少,他反而应该看得更清晰。

3. 月面中的明暗分布是不均匀的,从而形成画面一样的形象,如果是视觉异常,不会出现这种不均匀的情况。接着,拉姆普里亚斯对亚里士多德说话,从而引出逍遥学派的一个古代人物克里阿卡斯,并指出此人虽然属于逍遥学派,但其观点不是正统的逍遥学派理论。对此,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做任何回应。

第3节:本节的内容是拉姆普里亚斯应阿波罗尼德斯的询问介绍克里阿卡斯的观点。这个观点的要点是月面形象是地球上的外海洋在月亮中的映象,因为月亮是由类似镜子的东西组成的。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也有类似学说,佛典《起世经》中说道:“复何缘月宫殿中有诸影现?此大洲中在阎浮树,因此树故名阎浮洲,其树高大,影现月轮。”^①这个神话式说法无疑已经包含了月面形象是地上之物倒影的理念。这个理念影响了中国古人对月面形象的看法,如认为月中蟾蜍和桂树是大地之影,明亮部分是地中水体之影。^②王安石、苏轼、朱熹等均持类似说法,如朱熹在《天问注》中说:

日月在天,如两镜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处,乃镜中大地之影。

第4节:在本节中,拉姆普里亚斯应阿波罗尼德斯的要求反驳

① 《法苑珠林》卷七,转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页421。

② 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处,水影也。”转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页422。

了克里阿卡斯的上述观点。反驳的要点是外海洋是单一物体,如果它映在月亮这面大镜子上,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月面上的暗点应该只有一个,而月亮上的暗点似乎不只一个。拉姆普里亚斯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克里阿卡斯认为月亮是一个轻飘而发光的星体,那么,月亮倒映地球上的外海洋就更不可能了,因为这样的物体会使视光线分散并转向,无法形成映象。如此反驳显然是为了引出“科学部分”的核心话题,即构成月亮之物的性质是什么,到底是土质重物,还是轻飘的东西。柏拉图派支持前者,而廊下派主张后者。

第5节:卢修斯首先代廊下派简述了该派的基本观点,即月亮是由空气和柔和的火混合而成的,月面形象是空气变黑造成的。接着,拉姆普里亚斯开始回顾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的伙伴”——此人被认为可能就是普鲁塔克自己——如何反驳廊下派的上述说法。在本节中,反驳的要点是:1. 如果月亮是阴燃着的火,那么它必须靠固体燃料来维持;2. 如果月亮是火,那么火必定会使空气变得稀薄并消失,这样,空气与火就不可能长时间并存;3. 按照廊下派的观点,月球没有缝隙,那么,会自然漂移的空气就不可能固定在一个地方,这与月面暗点的稳定不相符;4. 月球表面应有裂缝和空隙,在裂缝和空隙中的空气因阳光照射不到,就是阴暗的,而弥漫在月球表面的空气受到阳光照射,就是明亮的,从而形成月影的明暗交错。关于日月星辰是轻物还是重物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也早有议论,如公元前二世纪的《淮南子·天文训》中说:“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这个说法虽以气论哲学为基础,认为天地都是“气”,但区分了轻重,与廊下派的说法颇有些相似。至于月面形象的成因,拉姆普里亚斯的说法虽然比廊下派的观点更接近真相一点,但也并不正确。在中国,更为正确的说法见于公元九世纪《酉阳杂俎·天咫》中的一则故事:

太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尝与一王秀才游嵩

山。……〔途中遇一人〕,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①

第6节:或许是由于拉姆普里亚斯对廊下派说法的批评语多讥刺,此时,廊下派的法尔纳克斯忍不住发出抗议。他没有直接反驳拉姆普里亚斯的上述说法,而是批评柏拉图派所使用的讨论方式,即只反驳别人的观点,而不正面论证自身立场,从而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攻势,而使对话者处于被动的守势。言下之意,显然是要求柏拉图派正面论证自己的观点。法尔纳克斯的这一要求使“科学部分”暂时脱离了对先前讨论的回顾。接下来由卢修斯来回应法尔纳克斯。卢修斯的话首先涉及虔敬问题,他打了个预防针,要求在虔敬问题上免责。这意味着,在当前语境下,对宇宙的科学讨论与信仰上的是否虔敬无关,无论提出何种解释——当然他并不认为他的解释颠倒了宇宙的根基——都不应受到不虔敬的指控。然后他指出,按照数学家们对月食发生时月亮通过阴影的时间计算可以知道,地球的体积比月亮大很多倍。然后他指出月亮不至于掉落下来,是因为它的绕圈旋转运动阻止了自然的重力作用。这个说法虽然有问题,但毕竟解释了一个在古人那里十分棘手的麻烦,即如果天体为重物,为何不会下落。在中国,六世纪的颜之推开始怀疑日月星辰为轻清之气的说法,他说:

日月星辰,若皆是气,气体轻浮,当与天合,往来环转,不得错违,其间迟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数,移动不均?(《颜氏家训·归心》)

但令他困惑的正是,如果日月星辰为石头一类重物的话,“性又质重,何所系属”(《颜氏家训·归心》)? 卢修斯实际上是想说,即

^① 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转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前掲,2007年,页423。